

孔門傳道錄卷之十三

明後學海州張朝瑞 輯

明州余寅 校

列傳八 先儒

先儒朱子 熹

朱熹字元晦間自稱曰仲晦宋司勳吏部郎松之子

也世為徽之婺源人居紫陽山下 按一統志即今直隸徽州府婺源縣

父因仕入閩以高宗建炎四年庚戌生元晦于南劍

之尤溪 行狀云先生始寓建之崇安五夫里後居建陽之考亭 幼穎悟莊重 行狀

言行錄甫能言父指示之曰天也元晦問曰天之上何

物父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群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道學傳少長厲志聖賢之學於舉子業初不經意年十八舉建州鄉貢行狀年譜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嬪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名以疾辭孝宗卽位詔求直言元晦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徧舉

而本源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咏情性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

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賊狼籍肆害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隆興元年復召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卽理以應事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

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元晦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爲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脩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名以未終喪辭七年旣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元晦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元晦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三年

上欲獎用廉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以元晦名
進除祕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會一時權倖羣
小乘間讒毀乃因元晦再辭卽從其請主管武夷山
冲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
元晦再辭不許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
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間詣郡學引
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
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
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
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

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
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
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
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
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
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
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瞽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
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
陰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
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

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傳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畧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元晦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人見薦元晦甚力宰

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爲然乃除元晦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祕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元晦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卽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次言陛下卽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

於是左右私褻使令賤人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

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上爲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元晦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元晦日鈞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權酷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

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有短元晦者謂其疏於爲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元晦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

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元晦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元晦論愈力仲友亦自辯淮乃以元晦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仍令元晦速往旱傷州郡相視元晦時留台未行旣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元晦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元晦淮又擢太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

摺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
擯棄勿用蓋指元晦也十年詔以元晦累乞奉祠可
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
年十四年周必大相除元晦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
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
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
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卽位二十七年因
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
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
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

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
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
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
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讒說殄
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恥而未免畏怯
苟安非不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
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人欲
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
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疑滯推而至於言
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

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元晦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曾覲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其昇尚在元晦力以爲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元晦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元晦論易西銘不合劾元晦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

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子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元晦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辯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元晦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

傳道錄 卷十三
九
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元晦又辭始元
晦嘗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
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
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
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
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
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
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
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
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

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所
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
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
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
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脩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
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
覲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
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
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
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

傳道錄 卷十三
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
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
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
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
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
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
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
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
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爲得人而能
稱其職者蓋以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儂薄闕冗庸妄

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
而未聞其有箴規之効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
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師傅賓客旣不復置而
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
旣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
戲慢媠狎奇衰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
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
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
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
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

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
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
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
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
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
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
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
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
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
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

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
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
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
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頽弊於下其爲
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
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甚者以金珠
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
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一有剛毅正直守
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爲道學而加
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

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需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易嘗聞其能用此錢

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致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尅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斬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卽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

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
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心
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
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脩明軍政激勸士卒以疆國
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
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
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
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
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
一宮兼崇政殿說書元晦力辭除秘閣脩撰奉外祠

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修詔獎諭居數
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

年譜云以祖鄉田產隸部內辭

改知漳

州紹熙元年之任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
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
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
女娶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庵舍以居元晦悉
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
經界元晦乃訪事宜擇人物及弓量筭造之法上之
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爲不便沮之宰相留正
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

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
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元晦祕閣
脩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元晦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
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
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
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
不及元晦乞召爲官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
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
爲累耳元晦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遂拜
命會洞獠擾屬郡元晦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勅

今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
學者畢至寧宗卽位趙汝愚首薦元晦及陳傅良有
旨赴行在奏事元晦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
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
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頃至今三
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竊爲陛下憂
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
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
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
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

本立矣復面辭待制侍講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
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
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
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
議中輟元晦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
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特
論者以爲上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金使
且來或有窺伺有旨脩葺舊東宮爲屋三數百間欲
徙居之熹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
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

出正當恐懼脩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咈譴告警
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沾於死亡之際或
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
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
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
皤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
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
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
前鑑未遠甚可懼也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
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

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爲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以申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

朝政其實有勳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徇己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已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筭矣若夫山陵之卜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而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疏入不報然上亦未有怒元晦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

傳道錄 卷之三
納元晦又奏勉上進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元晦奏禮經教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爲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

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爲萬世法程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裕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

數寢遠議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附孝宗元晦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神宗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爲廟制以辨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卽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元晦憂其害政數以爲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

客元晦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拜內史王德謙徑以御筆付元晦臺諫爭留不可樓鑰陳傅良旋封還錄黃脩注官劉光祖鄧驛封章交上元晦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旣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元晦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旣慮爲上言又數以手書啓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

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冑矣元晦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秘閣脩撰二年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元晦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元晦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道傳明年庚申三月辛酉猶改太學誠意章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榦拳拳以勉學及脩正遺書爲言甲子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年七十一

道學傳年譜

葬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

行狀。按一統志熹墓在福建

建寧府建陽縣西北九峯山下大林谷自元晦去國侂冑勢益張何澹

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真偽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栻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留正引偽學之罪偽學之稱蓋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偽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元晦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元晦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偽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即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偽學日急選人余

嘉至 上書乞斬元晦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
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
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
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元晦日與諸生講學不休
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陳景思者
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胄有姻連勸侂胄勿爲已甚
侂胄意亦漸悔元晦既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
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
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
年詔元晦已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開禧

二年侂胄伏誅嘉定中詔賜元晦遺表恩澤諡曰文

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二年贈

太師追封信國公行狀道學傳紹定三年改封徽國公淳

祐元年詔從祀孔子廟庭元順宗至正二十二年改

封齊國公朱子實紀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朱子闕里

志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

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

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

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

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

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
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
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
自韋齋先生父號韋齋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
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
地先生蚤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
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
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
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旣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
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

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
是非延平李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羅先生學於龜
山楊先生延平於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
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
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
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
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
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
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
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旣爲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

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
訓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
理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辯之
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
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
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
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
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
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
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

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
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
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
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
之理不異於已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
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
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
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
其得於已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

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
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
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
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
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
見其或異至於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
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
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
已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脩諸
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泰其坐端而直其閒

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
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
行列有定位匙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
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旣寢而寤則擁衾而
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
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
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
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
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威哀戚備至
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

常盡其歡於親故雖踈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吊禮無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設施立朝之議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克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序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

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於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之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闕者旣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沉潛反覆或達旦不寢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及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旣亡而清濁無據

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為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德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為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為之解剥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疎密先生既為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

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辯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脩為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老佛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為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竝立高者陷於虛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

於是學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
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
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以論孟則無以融
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
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
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辯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
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
其所自得然爲已務實辯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
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
以敬也行狀先生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

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
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
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
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
淵源錄皆行於世先生沒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
訓說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藁亦在學
官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

卷道學傳

其門人不可稱計其最知名者曰黃榦

字直卿閩

縣人李燔

字敬子建昌人

劉燾

字晦伯建陽人

劉炳

字韜仲燾之弟

張洽

字元德清

江人陳淳

字安卿龍溪人

李方子

字公晦光澤人

黃灝

字商伯都昌人

輔廣

字漢

卿慶源人字仲默蔡沉建陽人幹之言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

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

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

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

至先生而始著元劉因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

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識者以為

知言綱鑑○從宋史年譜等集

困知記曰朱子年十五六即有志於道求之釋氏

者幾十年及年二十有四始得延平李先生而師

事之於是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其舊習延平既

卒又得南軒張子而定交焉誠有麗澤之益者也

延平嘗與其友羅博文書云元晦初從謙開善處

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

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

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今漸能

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

合矣觀乎此書可以見朱子入道端的其與南軒

往復論辯書尺不勝其多觀其論中和最後一書

發明心學之妙殆無餘蘊又可見其所造之深也

誠明兩進著述亦富當時從遊之士後世私淑之

徒累百千人未必皆在今人之下然莫不心悅而誠服之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今之學者槩未嘗深考其本末但初讀陸象山遺書數過輒隨聲逐響橫加詆訾徒自見其陋也已矣於朱子乎何傷

謙開善當是高僧然未及考

先生自題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先烈之遺矩惟闇然而日脩或庶幾乎斯語

草廬吳氏贊曰理義密微蠶絲牛毛心胸恢廓海

闊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
世系

朱子生子三塾塾在皆以蔭補官在紹定中爲吏

部侍郎朱子平生所爲文皆其類次塾生鑑湖廣

總領隨季父在由建寧遷居建安之紫霞洲鑑生

浚官至右文殿脩撰兩浙轉運使丙子元兵至福

安州浚不屈死之生子林元甘肅儒學提舉林生

炯何延平府照磨生子墜墜生鎔鎔生泮何武平

縣主簿生子堂堂生鑾鑾生淞淞生挺 國朝景

泰壬申詔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以奉祀事挺

生燉燉生舉以上世居建安嘉靖壬午復以守婺

源祠十一世孫除朱子十一世聖蔭錄博士聖世系未及

考朱子實紀年譜

先儒張子 棡

張棡字敬夫宋漢州綿竹人一統志四川成都府漢州綿竹縣魏國

忠獻公浚子也穎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幼學所教莫

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五峯胡宏五峯一見卽以孔

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敬夫退而思若有得焉五峯

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敬夫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

作希顏錄道學傳以廕補承務郎紹興間忠獻出督奏

敬夫充機宜以軍事入見上異之除直秘閣言行錄時

孝宗新卽位忠獻起謫籍開府治戎叅佐皆極一時

之選敬夫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叅庶務其所綜畫

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讎耻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言於是遂定君臣之契忠獻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金人乘間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廟堂猶主和議至敕諸將毋得輒稱兵時忠獻已沒敬夫營葬甫畢卽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異時朝廷雖嘗興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講和之

念未忘於宮中而至忱惻怛之心無以感格於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羣邪所誤以蹙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介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敵不難却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久之劉珙薦於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意敬夫素論當與已合數遣人致

殷勤敬夫不答入奏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
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
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
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
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
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
欲復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
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
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
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

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
主所宜深察也明年召爲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
立官時宰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建議遣泛使往責陵
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敬
夫見上上曰卿知敵國事乎敬夫對曰不知也上曰
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敬夫曰金人之事臣雖不
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上曰何也敬夫曰臣切見比
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
謾不足倚輔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
也上爲默然久之敬夫因出所奏疏讀之曰臣竊謂

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
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
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爲憂則其淺陋
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或者亦有以見我
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歟蓋必勝之形當在
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上爲竦
聽改容敬夫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
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脩德立政用賢養民
選將帥練甲兵通內脩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
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

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上爲歎息褒諭
以爲前始未聞此論也其後因賜對反復前說上益
嘉歎面諭當以卿爲講官冀時得晤語也會史正志
爲發運使名爲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
大夫爭言其害敬夫亦以爲言上曰正志謂但取之
諸郡非取之於民也敬夫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
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不過巧爲名色以取之
於民耳上矍然曰如卿之言是朕假手於發運使以
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敬夫言卽詔罷之兼侍講
除左司員外郎講詩葛覃進說治生於敬畏亂起於

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紉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上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爲誤國也知閣門事張說除僉書樞密院事敬夫夜草疏極諫其不可旦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敬夫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敬夫知袁州申說前

命中外誼譁說竟以謫死敬夫在朝末期歲而詔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脩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

年孝宗念之

道學傳

淳熙改元詔除舊職

言行錄

知靜江

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敬夫至簡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爲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諭溪峒酋豪弭怨睦隣毋相殺掠於是羣蠻帖服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敬夫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孝宗聞敬夫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

再任

道學傳

五年除祕閣脩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

行

錄

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

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其良民敬夫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郡瀕邊屯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敬夫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並淮奸民出塞爲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敬夫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

辯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之敬夫劾大辯詐諉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辯易他郡敬夫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脩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敬夫有公輔之望卒時年四十有八

道學傳

淳熙七年也帝聞之嗟嘆不已朱

元晦與黃幹書曰吾道孤矣

鑑綱

敬夫爲人坦蕩明白

表裏洞然詣理旣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道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勵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

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神道碑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以人主意悅輒有所隨順帝嘗言仗節死義之臣難得敬夫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仗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敬夫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其遠小人尤嚴爲都司日肩輿出遇曾覲覲舉手欲揖杖急掩其窓櫺覲慙手不得下凡所在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爲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爲

先斥異端毀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諸葛武侯傳經

世紀年行於世學者稱爲南軒先生

綱鑑

朱子曰聖門

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爲天下裂士之醇慤者拘於記誦其敏秀者銜於詞章旣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驚於管商則於事理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間河洛之間先生君子得其不傳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失其旨近歲以來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事乃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該於事

而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又曰公嘗言學莫先於義利之辯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於乎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又曰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淵源錄又曰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敬夫則以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綱鑑又曰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外近讀其論語說不覺胸中洒然誠可歎服又曰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語錄又曰欽

夫見識高却不耐事伯恭耐事却有病寧宗嘉泰八年賜諡宣言行錄理宗景定二年從祀孔子廟庭追封

華陽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張子從道學傳等集

朱文公像贊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資旣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上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聖門人物志贊曰稟靈自天式穀於父學嚴義利
才包文武任道匡世據忠酬主玉壘錦江共公不
朽

先儒陸子

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宋撫之金谿人

一統志江西撫州府金谿縣

生四

歲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

忘寢食

象山年譜

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見者敬之謂人曰

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

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有不是處初讀

論語卽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解者

曰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

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

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

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後登乾道八年進士第在行都一作都安臨士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爲人嘗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卽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卽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教人儒林

傳淳熙元年調隆興府靖安縣主簿二年呂伯恭約

子靜與季兄子壽會朱元晦諸君子信之鵞湖寺論

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

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

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按此出年譜朱亨道書據

二陸詩語似無欲人博覽之意三年與王順伯論儒釋書曰儒者雖

至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

際普度之皆主於出世四年丁母憂六年服闋改建

寧崇安縣八年訪朱元晦於南康元晦率僚友諸生

與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升講席子靜爲講君子喻於

義小人喻於利曰學者于此當辯其志凡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必在乎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必在乎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何如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向則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廩祿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

以無負於任使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習講之熟安能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然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辯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習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當時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是年以少師史浩薦召審察不赴九年侍從復薦除國子正教諸生無異在家時十年除勅令所刪定官子靜少聞靖康間事慨

然有感於復讎之義至是訪知勇士與議恢復大畧
十一年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讎恥未復願博求天
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
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
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十三年除將作監丞爲
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
輳年譜儒林傳每開講席戶外屢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
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口
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它求
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

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子靜著書曰六經註
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卽
位差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於庭復令
其自持狀以進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卽爲酌情決之
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
惟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
習向善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子靜曰不至
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子靜
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
且釋其罪使自新因語吏以某所某人爲暴翌日有

訴遇奪掠者卽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以爲神
申嚴保伍之法盜賊或發擒之不逸一人羣盜屏息
荆門爲次邊而無城子靜以爲郡居江漢之間爲四
集之路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隋郢之脅西當光
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
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
門之脅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荆
門之腹自此之外間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
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
制勝徼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

備禦而城池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
民無邊憂罷關市吏譏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
日增舊用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
令貼納子靜曰旣禁之矣又使之輸邪盡蠲之故事
平時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
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
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每旱禱卽雨郡人異之
逾年政行令脩民俗爲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
稱荆門之政以爲躬行之效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
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

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迺沐浴更衣

端坐後二日中而卒儒林傳時紹熙三年也言行錄葬于

延福鄉朱陂之下一云葬于鄉會葬者以千數諡文

安有詩文語錄傳於世年譜子靜與子壽講貫理學號

江西二陸其學務窮本原不為章句訓詁惟孟子書

是崇是信蓋謂此心之良天所與我信能及此則宇

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類言行錄初與朱元晦會鵞

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後子靜至白鹿洞講君子小人

喻義利章元晦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于

無極而太極之辯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儒林元傳

晦曰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甚廢講學而專

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

為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

者又曰子靜之學於心地工夫不為無所見但便欲

持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工夫卒并與其所

得者而失之又曰如陸氏之學則在近年一種浮淺

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

脩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

自禪學中來不可揜諱又曰子靜分明是禪但却成

一个行戶尚有所據又曰呂伯恭門徒氣宇厭厭四

分五裂各自爲說又之必至銷歇子靜則不然精神
緊峭其說分明能變化人使人曰異而晡不同其流
害未艾也錄言行宋潛溪曰學不論心久矣陸氏兄弟
卓然有見於此亦人豪哉故其制行如青天白日不
使纖翳可干夢寐卽白晝之爲屋漏卽康衢之見實
足以變化人心故登其門者類皆緊峭英邁而無漫
渙支離之病惜乎力行功加而致知道闕或者不無
憾也丘瓊山曰元儒吳澂謂熹道問學功多九淵尊
德性功多嗟乎熹豈偏廢之學哉熹之學專主程頤
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言蓋孔孟正傳行

之萬世而無弊者也九淵則以讀書窮理者爲意見
而注心於茫昧不可執著之地以求其所謂自悟者
誠如所言則孔子之博學於文顏子之博我以文子
思言博學而繼以問思辯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皆
可廢而惟從事於約禮篤行以爲學可乎哉門人之
最著者曰袁燮揚簡舒璘沈煥綱鑑國朝嘉靖九年
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陸子從年譜宋史等集
宋包揚贊曰辭蔓蝕真會當一正刻百家僞藥千
古病發人本心全人性命一洗佛老的傳鄒孟

先儒呂子

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宋人其先萊人徙壽春六世祖文靖

公夷簡徙開封言行錄祖好問隨高宗南渡仕至尚

書右丞始居婺州統志浙江金華縣伯恭自四世祖希

哲從程頤游以儒行名於世故其家子孫有中原文

獻之傳伯恭復師林之奇汪應辰胡憲而友朱熹張

栻綱鑑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隆興元年進士復

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學教授丁內艱居明招山

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時中都官待次者例

補外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為博士兼國史院編脩

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
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畧當審陛下方廣攬豪傑共集
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爲先後
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
成算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業可復矣召試館
職先是召試者率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伯恭不
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
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
九淵人服其精鑑父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越三
年除祕書郎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以脩撰

李燾薦重脩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言曰夫治道
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陛下以大臣
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
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
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椽屬凌長吏賤人輕
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
邪如曰臣下權任大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
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儻得端
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
代其勞哉人之關膈脉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

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爲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爲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虚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謂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毛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

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告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蓋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伯恭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祕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騃駁之孝宗批旨

云館閣之職文史為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詞駢不得已草制尋主管冲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官淳熙八年卒年四十五儒林傳墓在今浙江金華府武義縣東明招山惠安寺之傍朱文公書石刻云宋東萊先生呂伯恭之墓一統志金華志伯恭學以關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淡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褊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

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脩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闡範官箴辯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儒林傳寧宗嘉泰八年賜諡成言行錄理宗嘉熙二年改諡忠亮綱鑑景定二年追封開封伯從祀孔子廟庭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呂子

朱文公像贊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睹其躅矧是

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

聖門人物志贊曰敏才獻質博學宏詞秘獵千古
齟鬯四時朱張則友關洛我師中原文獻東浙蔡
著

先儒蔡子

沉

蔡沉字仲默建州建陽人

一統志福建建寧府建陽縣

西山元

定之子也少從朱晦庵游晦庵晚欲著書傳未及為
遂以屬仲默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
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仲默受父師之托

沉潛反覆者數十年

儒林傳

然後成書傳及洪範皇極

內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

言行錄一統志

其序書傳曰二

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
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
傳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

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
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
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
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
乎二帝三皇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紂亡此心者也太
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
顧其心之存不存何如耳後世人主有志于二帝三
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于二帝三王之道不可
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四代之書分爲
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于書猶化工

之妙著于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于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于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略矣

書序其

於洪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記天地之撰者
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
偶者象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
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八之爲四千九十
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九之爲六千五百六十一
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
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

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附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物之所以失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始寧宗慶元三年從西山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西山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仲默不屑就儒林傳言行錄其文長於論辯詩早慕太白晚入陶韋社中至其吟

咏情性摹寫造化則又源流文公感興諸作非徒以

詩自命而已

言行錄

李士英曰仲默平居仰觀俯察默

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衆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

淵源錄

理宗紹定三

年卒年六十四世稱九峯先生

言行錄

國朝正統元年

從祀孔子廟庭初諡文正成化三年追封崇安伯

闕里

志嘉靖九年改稱先儒蔡子次子抗能世其業

從宋史等

集

聖門人物志贊曰近述父師遠宗聖賢洪範衍數洛誥著篇探賾索隱發微鈎玄帝典王謨匪公誰

詮

先儒真子

德秀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景為希宋建之浦城人

一統志福建建

寧府浦城縣

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

教之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卒妻以女

登寧宗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

學宏詞科入閩帥幕召為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

時韓侂胄已誅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

繼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以行人之遣金人欲多

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

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

之民皆承之惟謹得無滋嫚我乎抑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化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又言侂冑自知不爲清議所貸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召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檢討玉牒二年遷秘書郎又對言暴風雨雹熒惑蝻蝗之變皆賊吏所致尋兼沂王府教授學士院

權直三年遷秘書郎入對乞開公道室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羣盜方張之銳四年選著作佐郎同列相忌讒之希元恬不與較宰相將用希元會言官觝之希元力辭兼禮部郎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爲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遷軍器少監升權直六年遷起居舍人奏權姦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

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
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
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
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
羣臣喑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
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鈔法楮令行告訐繁興抵
罪者衆莫敢以上聞希元奏或一夫坐罪而併籍昆
弟之財或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貲至於科富室
之錢拘鹽商之舟視產高下配民藏楮鬻田宅以收
券者雖大家不能免尚得名便民之策自此籍沒之

產以漸給還兼太常少卿又言金人必亡君臣上下
皆當以祈天永命爲心充金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
金人內變而返言于上曰臣自楊之楚自楚之盱眙
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
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爲進取資顧田疇不開溝洫
不治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收拾一旦有
警則徒以長江爲恃豈如及今大脩墾田之政專爲
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
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糧餼皆爲精兵又言邊
防要事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希元慨然謂

劉燾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爲秘閣脩撰江東轉運副使山東盜起朝廷猶與金通聘希元朝辭奏國恥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寧宗曰卿力有餘到江東日爲朕樽節財計以助邊用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希元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親至廣德與太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振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傍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

索毀太平州私創之大斛新徽州守林琰無廉聲寧國守張忠恕規匿振濟米皆劾之而以李道傳攝徽先是都司胡槻薛極每誚希元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正譽日聞因倡言旱傷本輕監司好名振贍太過使峴劾庠以撼希元希元上章自明朝廷悟與峴祠受庠幹官而道傳尋亦召還希元以右文殿脩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征至者歲不三四希元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輸租令民自槩聽訟惟揭示姓名人自詣州泉多大家爲閭里患痛繩之有訟田者至焚其券不敢爭海賊作亂將迫城官軍敗衄希元祭

兵死者乃親授方畧禽之復徧行海濱審視形勢增屯要害處以備不虞十二年以集英殿脩撰知隆興府承寬弛之後乃稍濟以嚴尤留意軍政欲分鄂州軍屯武昌及通廣鹽於贛與南安以弭汀贛鹽寇未及行以母喪歸明年蘄黃失守盜起南安討之數載始平人服希元先見十五年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惇願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榷酤除斛面米申免和糴以甦其民民艱食既極力振贍之復立惠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糴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

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月試諸軍射捐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贍給有差朝廷從壽昌朱橐請以飛虎軍戍壽昌併致其家口力爭止之江華縣賊蘇師入境殺劫檄廣西共討平之司馬遵守武岡激軍變劾遵而誅其亂者理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榦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霄川

傳道錄 卷十三 五十六
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跡後聞討捕之謀情
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討論雍熙追封秦邸故事斟酌
行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與滅繼絕上曰朝廷
待濟王亦至矣希元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
以爲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
當以二帝三王爲師上曰一時倉倅耳希元曰此已
往之咎惟願陛下知有此失而益講學進德次言雲
川之獄未聞參聽於公朝淮蜀二閩乃出於僉論所
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之且
言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爲耻受任


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今餽賂公行薰染成風恬
不知恠又䟽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雖嘗
以耆艾褒傳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
趙蕃劉宰至忠亮敢言如陳密徐僑皆未蒙錄用上
問廉吏希元以知袁州趙致夫對親擢致夫直秘閣
爲監司具手劄入謝因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孺帥閩
皆有廉聲乞廣加咨訪上初御清暑殿希元因經筵
侍上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桶當
如二祖在上陛下所居處密邇東朝未敢遽當人主
之奉今宮閣之義浸備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

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寧宗小祥詔羣臣服純吉希元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方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併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令羣臣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事權用黑帶公服時序仍臨慰至大祥始除侂冑柄政始以小祥從吉且帶不以金鞵不以紅佩不以魚鞍轎不以文繡此於羣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格希元屢進鯁言上皆虚心開納而

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堅盛章始駁希元所主濟王贈典繼而殿中侍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監察御史梁成大又劾之請加竄殛上曰仲尼不爲已甚乃止旣歸脩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汀寇起希元薦陳鞞有文武才於常平使者史彌忠彌忠言於朝遂起鞞討平之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嘗預借至六

傳道錄 卷十三 五十六 四百六十一
七年希元入境首禁預借諸邑有累月不解一錢者
郡計赤立不可爲或咎寬恤太驟希元謂民困如此
寧身代其苦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畜養精神希
元謂郡敝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建炎初
置南外宗正司于泉公族僅三百人漕司與本州給
之而朝廷歲助度牒已而不復給而增至二千三百
餘人郡坐是愈不可爲希元請于朝詔給度牒百道
彌遠薨上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
刑橫斂無徇私贖貨罷市令司曰物同則價同寧有
公私之異閩縣里正苦督賦革之屬縣苦貴糴便宜

發常平振之海寇縱橫次第擒殄之未幾聞金滅京
湖帥奉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
議希元以爲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
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
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爲戶部尚書入
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
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
威之色盤遊戈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茲皆
足害敬上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
論建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叅知政事同編脩勅令

經武要畧三乞辭祿上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
萬壽觀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乞謝事猶神爽不
亂卒年  時端平二年也上震悼輟視朝思之

不置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文忠 儒林傳 世稱西山先生

希元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望之

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

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遊

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

驚傳瀕洞 釋義瀕洞相通貌 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

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

聲愈彰及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中

外大耗尤世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希元則既衰矣杜

範方攻清之誤國且謂其貪黷更甚於前而希元乃

奏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措置之失譬如

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為庸醫受責其議論

與範不同如此然自侂冑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

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希元之學以朱文公

為宗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復行之黨禁既開

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

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

獻忠集江東採荒錄清源雜誌星沙集志文章正宗

唐書考疑心經政經等書行于世儒林傳今浦城縣

南孝弟里有希元墓志一統國朝正統元年從祀孔

子廟庭成化三年追封浦城伯嘉靖九年改稱先儒

真子從宋史等集

聖門人物志贊曰玉立長身鍾呂大器骯髒詞翰

沉潜仁義黨錮既開善彙復熾斯文正宗千穉赤

志

先儒許子 衡

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也一統志河南懷慶府河內縣世為農

父通避地河南以金章宗大安元年已巳按綱鑑金章宗大安

元年乃宋寧宗嘉定元年生仲平於新鄭縣幼有異質七歲入學

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

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

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

師也遂辭去父母強之不能止如是者凡更三師稍

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

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歸既逃難岨峽山綱鑑云隱居大名

傳道錄 卷十三 四十五 許子

始得易王輔嗣說時兵亂中仲平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喝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仲平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梨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本竇默深加敬遇每相見則危坐終日出入經傳泛濫老釋下至醫卜諸子百家兵刑貨殖水利筭數之類靡不研究聞姚樞以道學自任乃詣蘇門見之蘇門山名在博縣西南七里樞授以伊川易傳晦菴四書集註或問及小學書仲平讀之深有默契于中遂手寫而還謂學者曰昔

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于小學洒掃應對以爲進德之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唯先生命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小大皆自小學入仲平亦旦夕精誦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冬盛暑不廢也諸生出入惴栗惟謹客至則懽然延接使之惻然動念漸濡善意而去嘗與其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他書雖不治可也旣而移家蘇門依姚樞以便講習及樞被徵仲平獨處蘇門始有任道之意凡喪祭嫁娶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寢

傳通錄 卷十三
盛鑑甲寅元憲宗四年世祖出王秦中

甲寅乃宋理宗寶祐二年

以姚樞爲勸農使教民畊植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仲平爲京兆提學時仲平年四十六矣秦人新脫于兵欲學無師聞仲平來人人莫不喜幸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世祖南征乃還懷學者攀留之不得從送之臨潼而歸中統元年世祖卽皇帝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仲平與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患之且竇默日於帝前排其學術疑仲平與之爲表裏乃奏以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仲平爲太子太保陽爲尊用之實

不使數侍上也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謝仲平曰此不安於義也姑勿論禮師傳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爲然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乃免改命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仲平國子祭酒未幾仲平亦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爲右丞相欲仲平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仲平疏五事一言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乃可長久二言中書務煩必用人立法二者相維而後宰執優游于廊廟之上三言爲君難當修德用

賢愛民四言國家徒知斂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
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養人之善當務農勸學五言
定民志于下慎喜怒于上帝嘉納之仲平自見帝多
奏陳及退皆削其草故其言多祕世罕得聞所傳者
特此耳仲平多病帝聽五日一至省時賜尚方名藥
美酒以調養之四年乃聽其歸懷五年復召還奏對
亦秘六年命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
甚悅又召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定官制仲平
歷考古今分併統屬之序去其權攝增置冗長側置
者凡省部院臺郡縣與夫后妃儲藩百司所聯屬統

制定爲圖七年奏上之翌日使集公卿雜議中書院
臺行移之體仲平曰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
呈時商挺在樞密高鳴在臺皆不樂欲定爲咨稟因
大言以動仲平曰臺院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不可
測仲平曰吾論國制耳何與於人遂以其言質帝前
帝曰衡言是也吾意亦若是未幾阿合馬爲中書平
章政事領尚書省六部事因擅權勢傾朝野一時大
臣多阿之仲平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
又有僉樞密院之命仲平獨執議曰國家事權兵民
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

卿慮其反邪仲平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由是銜之亟薦仲平宜在中書欲因以事中之俄除左丞仲平屢入辭免帝命左右掖仲平出仲平出及闕還奏曰陛下命臣出豈出省邪帝笑曰出殿門耳從幸上京乃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諭旨且命舉自代者仲平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帝久欲開太學會仲平請罷益力乃從其請八年宋度宗咸淳七年以爲集賢大學士

兼國子監祭酒

本傳

卽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仲平

聞命喜曰此吾事也仲平自設學家事悉委其子師可凡賓客來學中者皆謝絕之嘗曰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事業必有所妨外人謗怒是自己事諸生學業是上命也每謂蒙古生質朴未散視聽專一苟置之好伍曹中涵養三數年將來必能爲國家用乃奏舊弟子散居四方如韓思永蘇郁耶律有尚孫安高凝姚燧姚焯等皆驛致館下爲伴讀欲其夾輔匡弼薰陶浸潤而自得之也又欲令蒙古生學習筭術乃自唐堯戊辰距至元壬申凡三千六百五年編其世

代歷年爲一書令諸生誦其年數而加減之又教諸生習顏魯公字復選蒙古生年長者習拜及受宣拜詔儀釋奠冠禮小學生書倦則令習跪拜揖讓進退應對之節或投壺習射負者罰讀書若干遍每說書不務多惟懇款周析若未甚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不貴徒說也每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嘗曰敬敷五教在寬則是爲教者當以寬容存心也今日學中大體須要嚴密然就中節目須且寬緩蓋人品

不一有夙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長必一事有所短千萬不同遽難以強之也且教人不止各因其材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之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用其所短故仲平之教人也恩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所明開其蔽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弛張之慎其萌蘖而防範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凡爲仲平弟子者皆能自立爲世用矣仲平又言爲學者治生

最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
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教也士
君子當以農務爲生商賈雖爲逐末亦有可爲者果
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
與作官規圖生計恐非古人之意也史臣謂其設教
之方千古一見云綱鑑十年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廩食
或不繼仲平請還懷帝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曰仲
平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
去帝命諸老臣議其去留竇默爲仲平懇請之乃聽
仲平還以贊善王恂攝學事劉秉忠等奏乞以仲平

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爲助教以守仲平規矩從
之國家自得中原用金大明曆自大定是正後六七
十年氣朔加時漸差帝以海宇混一宜協時正日十
三年詔王恂定新曆恂以爲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
理宜得仲平領之乃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
領太史院事召至京仲平以爲冬至者曆之本而求
曆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還至京師已自
乖舛加之歲久規還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
製儀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丁丑戊寅己
卯三年冬至加時減大明曆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損

古歲餘歲差法上考春秋以來冬至無不盡合以月
食衝及金木二星距驗冬至日躔校舊曆退七十六
分以日轉遲疾中平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曆三十
刻以綫代管闕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
以定日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爲三百三十六以定月
之遲疾以赤道變九道定月行以遲疾轉定度分定
朔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不用虛
進法以躔離朏朒定交日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
諸曆積年日月法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
以施之永久而無弊自餘正訛完闕蓋非一事十七

年按綱鑑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己卯宋曆成奏上之

賜名曰授時曆頒之天下六月以疾請還懷皇太子

爲請於帝以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養之且使東

宮官來諭仲平曰公母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

行有時矣本傳十八年辛巳仲平病革家人祠仲平曰

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起奠獻如儀旣撤而

卒年七十二仲平常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

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

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及卒從其治命葬而無碑一統

志衡墓在懷慶府修武縣西北六十里朝野莫不哀傷以爲斯道斯民

傳首錄

之不幸綱鑑臨江梁氏曰衡善教其言煦煦雖與童稚

語如恐傷之聽其言雖武人俗士異端之徒莫不感

悟者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君輩自謂不相上

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翰林承旨王磐氣槩一世少所

與可獨稱衡曰先生神明也本傳綱鑑羅整菴曰衡始終

尊信朱子其學行皆平正篤實遭逢世祖致位通顯

雖未得盡行其志然當其時而儒者之道不廢虞伯

生謂魯齋實啓之可謂有功於斯文矣困知綱目斷

曰仕元之臣衡爲之冠而卒不書其官爵者何原其

心也觀衡臨終之言則固自知其仕元之非矣然則

爲許子計柰何曰隱居教授明道以淑其徒立言以

範乎俗如劉因之屢召不屈出而亟歸可也綱目成宗

大德二年贈司徒謚文正武宗至大二年追封魏國

公仁宗皇慶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庭延祐初詔立魯

齋書院于京兆魯仲平居魏時所署齋名也本傳國

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許子從元史等集

宋濂贊曰濂洛之學傳自武夷重徽疊照日星昭

垂逮我許公尊聞行知若親樞衣寒泉之麋張皇

幽眇釐析毫絲如臯陶淑問畢其情辭如后羿注

矢不失其馳既入閩域遂升堂基橫經宵監衿佩

鏘如祛其人私牖其天彝釋其偏岐挽其九衢德
成材達昭用于時黼黻帝治甄陶泰熙明體適用
公實庶幾無德弗報四海祝尸嗚呼許公百世之
師

孔門傳道錄卷之十三

